

部门的信息接口，提升信息的共享效率。对于数字基础较弱的地区，应优先推进数据标准统一、执法记录电子化和基础平台互通，避免数字监管建设流于形式。

第三，构建稳定透明的监管环境。对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等快速变化领域，应完善政策发布、解释和过渡期安排，明确适用范围、整改期限和容错边界，减少企业因监管标准不清而推迟投资或收缩创新活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可更多采取合规辅导、限期整改等方式，降低监管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

第四，增强对民营企业的精准支持和权益保护。在民营企业集聚的园区、产业链和市场主体中，可优先推行监管事项整合、执法标准公开和常态化合规辅导，帮助企业更清晰地理解监管要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溢出与劳动技能溢价

张彩云 杜碧娆 谢 谦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维持合理的劳动技能溢价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然而，“技能溢价之谜”，即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会对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如就业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等。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变高、低技能劳动力的配置结构，对劳动技能溢价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随着企业间生产网络日益紧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还通过供应链中的业务协作与交易往来，将知识、信息与技术要素传递至上、下游企业。因此，从供应链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内在机理，有助于厘清数字化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路径，为构建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

参考。

现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数字化转型引发的技术变革提高了劳动技能溢价。高技能劳动力与先进生产技术的结合更具比较优势，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进而扩大劳动技能溢价。二是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间接影响技能溢价。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挤压了低技能岗位、增加了高技能岗位，由此扩大技能溢价；另有观点指出，数字化转型同步增加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岗位需求，进而使得技能溢价的方向不确定。可见，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取决于数字化转型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相关结论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企业内部劳动技能溢价，还可以打破企业外部边界，对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劳动技能溢价产生影响。

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构建了“供应商—上市公司—客户—年度”数据集，从前向与后向溢出效应两个维度，考察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分别以企业内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衡量劳动技能溢价，以 CSMAR 数据库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度量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控制中游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层面的多维特征，从而识别中游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技能溢价的影响，并根据数字技术内化于企业的类型将中游企业分链路数字化转型细分为“信息化制造链路”“集成化运营链路”“定制化产品链路”“智能化销售链路”“定向化服务链路”五部分，以此来判定中游企业生产链上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差异性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降低上、下游企业的劳动技能溢价；第二，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技能溢价效应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扩散、加速协同化生产、优化产需调适和

提升信息透明度四种渠道传导至上、下游企业；第三，上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降低主要取决于中游企业信息化制造链路、定制化产品链路、与定向化服务链路的数字化转型，而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降低主要取决于中游企业信息化制造链路的数字化转型。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企业关联视角切入，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技能溢价影响的研究边界。既有文献多基于企业孤立个体分析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的影响，较少关注企业间关联对数字化转型溢出效果的调节作用。本文将企业间关联纳入分析框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技能溢价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机制。已有研究多从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资源配置、绿色转型、技术创新等角度考察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溢出效应，较少聚焦于劳动技能溢价。进一步地，鲜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本文从数字技术扩散、协同化生产、产需调适与信息透明度四条路径展开机制分析，丰富了相关理论解释。第三，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游企业不同生产链路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劳动技能溢价的差异化影响，为借助数字化转型优化劳动力需求结构与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深度融合，鼓励上、下游企业加强与中游企业的战略合作与技术对接，提升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第二，构建供应链数字化平台，打破企业间信息壁垒，推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和就业匹配质量。第三，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对复合型技能劳动力的培训投入，尤其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技能提升的支持，形成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升级的良性循环。